

# 这个冬天不太冷

□李云飞



问春 (摄影)

□黄建隽

灵和巧是两只白鹭。白鹭洁白高雅，有着让人类羡慕的好身材，汉江里的白鹭也不例外。灵玉树临风，巧亭亭玉立。

每年三月，白鹭从南方飞到汉江觅食，传宗接代，十一月又飞回南方越冬。

这年冬天过了，巧随父母来到汉江。

汉江是长江最大的支流，也是巧的出生地。对这个美丽的地方，巧并不陌生。当她再一次鸟瞰这块即将要生活大半年的热土，心情欢快而愉悦。

对于出生的地方，每一只白鹭都比较留恋。叶落归根，巧不知道自己生命会中止在南方还是北方。

巧这次回来，还有个重要任务，就是谈对象，鹭大当婚。

鹭以群居，在这个20多只的鹭群和邻近的鹭群里，也有很多帅哥。这些巧都看不上，男人要

那么苗条的身材有什么用，她甚至幻想找一只天鹅，有一个宽阔的肩膀可以依靠。

冬天快到了，高傲的巧还是孤家寡鹭，“剩鹭”一只。

这个时候的白鹭，都在大量进食以积攒力量，准备长途跋涉到南方。

这天，巧运气不错，看到水边有几个较大的鱼虾，便开始美美地享用起来。殊不知，这是猎入下的有毒诱饵。巧一阵眩晕，两只秀腿一软，倒在了水边。

巧的父母着急不停“扑通扑通”着翅膀，但又无能为力。半个时辰过去了，巧依然没有醒来，她的父母伤心地飞走了。

暮色降临，当巧醒来的时候，灵就在身边，是他一口一口地含着水，灌到巧的嘴里，救活了巧。

躺在地上的巧，深情地仰视着这位并不太高大的男伴，却感到他特别魁梧。她突然明白，这就是她

要找的“天鹅王子”。

从巧倒的地方到水边的沙滩上，已经形成了一个鸟路。为了救巧，灵不知道奔跑了多少遍，尖尖的嘴每次只能含几滴水，这是救命的水，他必须一刻不停地送水。中途，灵累得几次差点要放弃了，但只要还有一口气，他就要奔跑奔跑再奔跑。灵想，如果巧死了，他也不想独活。

生死之交的爱情，往往是义无反顾的。灵和巧相爱了，在广博无垠的汉江河滩或依偎或窃语，慕煞鹭群。

天气变凉了，已经有白鹭开始南飞了。巧因为中毒，身体虚弱，还没有足够的力量飞行。汉江是秋汛，江水还很大。没有干涸的沼泽，就没有小鱼小虾吃，巧的身体恢复得很慢。白鹭一群一群地飞向南方，最后，连巧的父母都飞走了。还没有一只白

鹭，能抗过汉江的冬天。

灵没有走，有巧，再远的路也是近的；无巧，再近的路也是远的。灵每天都盯着江水，希望水快点退下去。这样，巧就可以吃到丰盛的美食，身体就会更快地恢复起来。

秋汛终于过了，水慢慢退了下去，沼泽里的小鱼小虾露出头来了。灵和巧欢快地吃了起来，这是两只鹭的午餐，已经没有鹭和他们争抢。灵和巧很惬意地享受着盛宴，吃好吃饱，才有力气飞行。还没有比翼双飞飞过远门的他俩，对这次南飞充满了憧憬。

吃得正欢时，灵明显感觉到有一片东西从天空飘零而下，紧接着又是一片，一片连着一片。是雪花！灵叫了起来，他只是听老鹭们说过，有种精灵叫雪花，但每次都和白鹭们擦肩而过，雪花来了他们走，雪花走了他们

来。所以，从古到今还没有一只白鹭看过雪花。灵和巧太幸运了，高兴得像两个孩子，在雪地上翩翩起舞，舞姿之优美，像冬奥会冰上芭蕾那么引人入胜。

江天一色，雪地鹭舞，此等奇观，鲜为人见。一群冬泳爱好者目睹此景，惊奇万分，纷纷拿起手机拍了起来。灵和巧跳得很忘我，根本没有感觉到被人类尽情地摄入了镜头。

已经下雪了，灵和巧知道，他俩不能再南飞了，路上更多不测。他们紧紧地抱在一起，互相用羽毛给对方取暖。

立春了，万物复苏。灵和巧伸了伸冻僵的腿，感觉这个冬天不太冷，他俩成了第一对在汉江越冬的白鹭。鸟类研究学家闻讯而至，研究了好几个月，终究也没有弄明白，白鹭为什么会汉江越冬，他俩究竟是怎么存活下来的。

# 什么意思？

□丘艳荣

凌晨三点半，老范起身开门。他刚打开门，阿旺就摇着尾巴迎了上来。老伙计，老范边摸阿旺的头边这样唤着阿旺。可不是老伙计吗？自从儿子上了高中住宿后，老范就与这条狗开始了一人一狗的生活。

穷人养娇儿！老范把阿旺当老友一样诉说他心里的苦。再不能这样下去了，老范心里想着。他看了看儿子的房间，灯已经熄了，估计是刚睡下不久，因为两点多他起夜的时候，儿子房间的灯还亮着，电脑里的游戏音乐声从房间传出来，吵得老范心塞塞。他走到儿子房间门口，犹豫了一下，还是敲了敲门。里面没有任何反应。他推开门，拧开灯，儿子竟然也丝毫不受刺眼光线的影响，睡得正酣。

老范轻轻叹了一口气，算了！刚想退出儿子房间，阿旺却突然“汪汪”叫了起来，老范想要制止它，却见阿旺径直把儿子的被子拖下床，还扯着儿子的一条衣袖。儿子吓了一跳，睁眼看见是自家的狗，恼火地说，搞什么鬼！这一下，仿佛是阿旺的举动坚定了老范的想法，他清了清嗓子，说，起来！儿子这才看到，一向宠溺他的老爸神情严肃地站在床边。

起来做什么嘛？跟我去上班！扫大街？对！

儿子看老范没有丝毫开玩笑的样子，倒有点慌了。大专毕业整整一年了，他在网上投了几份简历，去人才市场溜达过几次。待遇差的工作他看不上，待遇好的工作看不上他，于是卷起包袱回了家，每天就宅在家里，吃老子的，用老子的。今天是老爷子第一次发飙，连平时温顺的阿旺现在也有点“狗视眈眈”。他虽然有点不情愿，还是穿了衣服起来了，自然不会忘记把手机抓在手里。

三轮车驮着一把大扫帚，一把小扫帚，一把铲子，一个垃圾斗，还有两个人，一条狗，朝老范负责的保洁区行进。儿子有些奇怪，阿旺怎么也跟着？天天跟。你念书的费用有阿旺的

一份功劳！

啊？什么情况？

老范不说话，用力踩着三轮车。寒风直往人的脖子里钻。老范伏低了身子，儿子也紧了紧衣领，掏出兜里的手机正准备玩，阿旺突然吠起来。儿子刮了刮阿旺的嘴角，说，阿旺，你存心和我过不去吗？把手机塞回兜里，阿旺果然就安静了，再故意拿出手机，阿旺又向他汪汪叫。

成精了还！儿子饶有兴趣地摸摸阿旺的头。

凌晨四点的街道，并不如儿子想象的那么冷清。穿街的早餐店已经开门，早餐店有个穿围裙的中年妇女，冻得红彤彤的手正伸进菜盆，在绿油油的青菜间灵活地捻和揉，里面的厨房热气腾腾，干活的胖厨师有点像游戏里动起来动去的影子；从乡下赶来的菜农们已经占据了街边的有利位置，正在把青菜一束一束地摆开。卖小肉丸的老婆婆也吃力地推着车子出来摆摊了。前边还有一位外卖小哥在等红灯。这一下，仿佛是阿旺的举动坚定了老范的想法，他清了清嗓子，说，起来！儿子这才看到，一向宠溺他的老爸神情严肃地站在床边。

老范说，凌晨两三点，写字楼里还有白领在加班呢，外卖小哥就是在为他们服务。他又接着说，凌晨四点，我们就得到位，趁着车子不太多，赶紧打扫街道，清理垃圾。

说话间，老范已经在花带旁停住了车子，拿出大扫帚挥扫起来。阿旺也紧跟其后跳下了车子，在附近跑动。不一会儿工夫，只见阿旺嘴里叼着一个矿泉水瓶子跑到三轮车旁放下。儿子喝道，阿旺，莫淘气。阿旺不理，转身又跑开，不一会儿又叼着一个易拉罐放到矿泉水瓶子一起。哎，难道阿旺是在捡垃圾？儿子有些惊奇地问老范。老范头也没抬，说，是，七年如一日，攒一点是一点。

这时，有几个早餐店的店主跟他们打招呼。老范，阿旺……哟，今天还多了个帅小伙。老范抬起头冲打招呼的人笑笑。

有意思，环保狗！看来名气不小啊！儿子拿着手机对着阿旺一阵猛拍。阿旺把口中的瓶子放下，竟然去叼车上的小扫帚。

神了，爸，难道阿旺还会帮你扫地？

阿旺咬着扫帚的把，却是把扫帚拖到他跟前。

哎，爸，阿旺它什么意思？

老范直起身子看了看阿旺，又看了看儿子，他支起扫帚，指指灯火通明的写字楼，指指24小时营业的便利店，指指街边的早餐店、菜摊和卖肉丸的老奶奶，板着脸说，你说阿旺它什么意思？



香送万家 (油画)

□李奕萱

# 爆花

□梁刚

已设想的“恐龙战队里”，大了就偷偷玩“死亡游戏”。

眼看就要中考了，王莉非常认真地地对儿子说：你读书不是为了我，是为你自己，读书好了，你的人生就能多一些选择，这是给自己机会。

儿子抬头看一眼王莉，说：看你认真的份上，我也认真地对你说，我不需要这种选择。我已经有了自己的选择。

王莉顿时紧张起来，问：你想怎么选？儿子从妈手里拿过手机，非常熟练地在屏幕上划拉了几下，选出一段“抖音”视频，说：看看这段。

王莉接过看了一下。“抖音”录制了一名地铁流浪汉，自称也是一名大学生，上过班，但他厌倦了职场，便选择四处流浪。按他的话，只要不偷不抢，任何一种生活方式都是平等的，并没有高低贵贱之分，而“虚度”，恰是生命的最高表现形式。

王莉听了尚在发呆，儿子却理直气壮地说：你不用担心我，我也可以像他一样，做个自由的乞丐，浪漫而刺激。

王莉顿时警觉起来，说：这完全是哗众取宠的操作。对，“虚度”也许是人性的一部分，但不是全部。如果每个人都在“虚度”中生活，那这个民族离灭种就不远了。儿子扭过头，鼻子哼了一声说：我不管什么民族，我是个小小人物，我只为自己活着。

那一次谈话的结果，自然是不欢而散。

之后的一天，王莉买来四盆“三角梅”。儿子见了就说，我来帮你搬。好，王莉应道。她抬眼看儿子踮高的背影，想松口气，儿子干活很勤快，以后做点体力活也能养活自己。但她还是希望儿子有更好的成长空间啊。

王莉问：养花喜欢吗，儿子？儿子放下花盆说，喜欢。

王莉说：那这四盆花，我们各养两盆。明年春季，看谁的花开得

好。好，儿子爽快答应了。他喜欢除了学习之外的任何事情。

然后，他们各自打理自己的花了。儿子查了电脑，知道三角梅喜欢水和阳光，不耐寒，其他并没有什么特别。但第二年春季，王莉打理的两盆三角梅，爆花了。而儿子养的三角梅，却郁郁葱葱，长满了叶子，花却少得可怜。

儿子奇怪了，就问，同在一个院里养花，为什么我长叶子，你爆花？王莉笑说：为什么？想知道答案吗？

当然想，儿子说：肥料我没少加，光照也充足，又没干到它。但它就是懒花。

王莉说：三角梅喜欢水和阳光。但水分充足了，它就会“懒”在成长期，形成懒花，在这个舒适区里，它拼命长叶子，把自己茂盛得一塌糊涂。逍遥够了，才稀稀拉拉开几朵花。在舒适区虚度时光，不仅是人的本性，也是三角梅的。但我给它控水，让它干到叶子凋零，生存面临危机，它便迅速进入生殖期，以大量开花的方式来谋求再生。这时如果施肥得当，加水适中，再加上阳光充足，便会爆花。另外，还要给它修枝，除了木本部分，其他统统剪掉。

儿子听得很仔细，问得也仔细：什么是木本部分？就是主干部分，已经老了的那部分，就像你学习的主课，其他的电脑游戏什么的统统要修剪掉……

妈，儿子打断道：讲养花就围绕主题，别旁敲侧击行吗？

王莉说：这两者之间的道理是一样的。爆花，美丽的是自己。儿子，给自己一次美丽的机会吧，人这一辈子不长，美丽更不多。

好吧，我想想。儿子道。

那一年的夏季，儿子特意用一条微信告诉王莉：妈，我爆花了，我没想到自己也能考上重点高中。王莉看了嗓子突然一堵，眼泪顿时“暴”了。

# 她爹同意

□刘椿山

九香自从去县里参加木耳种植技术培训回来以后，就一副魂不守舍的样子。德成叔，也就是九香妈，问她原因她不说，后来让九香妈去问一同参加培训的兰娟，这才知道，九香在培训班和响水镇山泉村一个种植木耳的小伙子“好上了”。

德成叔决定去邻镇探探情况，对方要是个穷小子，就得坚决干预。在山泉村，德成叔打听到小伙子的家，发现这家人住的还是土墙屋。他回来直接跟九香摊牌，说无论如何也不会同意这门亲事。九香抿了抿嘴，不看父亲，也不答话。

没过多久，乡里组织各村木耳种植户到响水镇参观学习。恰巧那天九香脚酸了，脚跟肿得老大，站都站不稳，又不想错过这次学习机会，就让德成叔代她去参加，并用手机帮她录下重要内容。

那天德成叔他们一共要参观四个村的种植户，其中就有山泉村。在路上，响水镇党委书记向大家介绍即将参观的那家种植大户：“这户人家，五年前还是我们镇的扶贫对象，后来儿子大学毕业，在政府的帮助下开始种木耳。小伙子在大学学的就是作物栽培，加上踏实肯干、头脑灵活，不到两年就改变了家里的

状况，第一个在村里建起三层小楼。嗒，大家往右边看，那就是他家的新楼。”

车上的人顺着书记指的方向看去，果然有一幢漂亮的小楼特别显眼，不由得“啧啧”称赞。车子往前再翻过一道山梁，书记又指着那一栋破旧的土墙屋说：“那是他家老房子。”

德成叔大吃一惊，这不是他那天拍照的土墙屋吗？怎么……明白了！那天他赶小路过来，离新楼比较远，一问路，可能村民按老习惯就指了人家的老房子。

德成叔正在心上下心下，一行人已到了小伙子的木耳基地。只见那小伙子长得高高大大的，帅气十足，德成叔是越看越喜欢。他向大家介绍木耳种植技术和分享销售经验，德成叔却听什么也听不懂，满脑子想的是怎么和小伙子套近乎。好不容易逮到个机会，他开口就问：“小伙子，谈女朋友没有？”

那小伙子先是一愣，随即笑着回答：“前不久谈了一个，可他爹好不同意。”听小伙子这一说，德成叔赶紧说：“小伙子，现在婚姻自由，你可不能打退堂鼓！赶紧跟人家姑娘联系吧，也许再坚持一下，她爹就同意了。”

说完这话，德成叔一张脸啊，红得像火。

1

掀开小餐馆的帘子进门去，一股热气迎面扑来，寒风冷雨被隔在了身后。

这是家新开不久的路边小餐馆，他经常开车经过。公司的事情早就上了正轨，自打搬到这片商务区很远的别墅区，他去公司的时间更少了。中午夫人不在，他常自己从别墅走到高层公寓集中的路边，这里临街的小吃店不少，随便吃碗牛肉面，就可以打发。

这是家供应家常小炒的餐馆，店面很小，五六张小桌，已经坐满了食客。女老板指了指左手最里面角落的空位，让他过去坐。

旁边就有一个冒着热气的铁炉子，他坐下，感觉温暖极了，也有点亲切。另外几张小桌都坐满了人。有一家三口，也有穿着工装的工人，衣服上布满油漆的斑点。这是新的住宅小区，到处是装修工人。他拿起菜谱看了看，大声招呼老板娘，一份折耳根炒腊肉，一个豆腐白菜汤，做个辣椒蘸水。

2

老板娘麻利地记下，招呼厨房里的胖大厨开始做菜。

他拿出手机，习惯性地看看日历，一转眼，已经是腊月初十了。老板娘上了第一道菜，又上了满满一碗米饭。他扶了一块油亮的腊肉和折耳根，味道很好，正是他期待的口感，怪不得小店生意这样好，小炒味道真是棒。

一个穿着皱巴巴西装，胡子拉碴的中年男子进得店来，四处瞅瞅，不知道往哪坐。老板娘显然认识，高兴地打招呼，哟，刘老板，今天吃什么？

那中年男子露出苦涩的笑容，说，啥子老板嘛，羞人。老习惯，一个鸡蛋汤就够了。另外，上一盘花生米，打杯散酒。

中午也喝酒？遇到什么高兴事了？老板娘好奇地问道。啥子高兴事哟，借酒浇愁，心里烦得很。中年男子移步到铁炉边，问，这里可以坐不？他礼貌地笑笑，说，没人，你坐吧。

中年男子就在他右手边坐下。掏出烟来，问他，抽不？他笑笑，说，烟是抽的，但这里空间太窄小，就不抽了。中年胡渣男听懂了他的暗示，尴尬一笑，将烟揣回，自语道，唉，确实，我也不抽了。

老板娘端来一碟花生米，一满杯酒，说道，刘老板，先喝酒吧，鸡蛋汤待会儿就好。胡渣男又是苦笑一笑，说，莫叫我老板，我就一包工头。之后，指了指他，说，像人家这样光鲜的，才是真正的老板呢！

他又是礼貌一笑，并不反驳。这几年，自己的贸易公司顺风顺水，一路靠着吃苦耐劳，加上关键时刻总有贵人相助，打拼十多年，在同行里也算小有名气了。如果不是因为刚刚搬到这城郊的别墅区，离开了闹市区，他也不会到这种小餐馆吃饭。在公司，他习惯到办公楼旁边的一家川菜馆喝早茶，那家的虾仁饺味道好极了。

# 送暖

□胡炜

3

胡渣男猛喝一口酒，咂咂嘴，不用筷子，直接伸出手，抓起花生，嚼得咋咋响。待再次端起酒杯，手机响了。胡渣男赶紧拿出电话，大声说，哦，张总呀，我可是拍过胸脯打过保票，说一定一分不差给大家工钱回家过年的，这，这……胡渣男的声音已经带着哭腔了。

是，是，我也知道你张总是好人，你肯定不会故意这样弄，这，我的工程款拖哈没啥事，关键是工人过年的钱，都眼巴巴等着哩，你说，我……

那边好像挂了电话，胡渣男呆了一般，半天没放下手机，嘴巴一直不停念叨，这下完了，这下完了。说着，端起酒杯，一饮而尽。

老板娘端着鸡蛋汤过来，胡渣男叫道，再给我打两杯酒。大中午的，莫喝这么多，吃点饭吧，

老板娘劝道。莫管我，太烦了。

4

一直静静听着的他，看着胡渣男，突然问道，怎么了？

张东来，我记得你！胡渣男一会儿埋怨这姓张的装修公司总经理，一会儿又说，其实张总人还不错，如果不是碰到疫情，公司业务受影响，他也不会掉链子。可是，哪个不是眼巴巴地等着。他结不到钱，手下那帮工人就没钱过年。我手下那个今年刚从老家出来挣钱的毛头小伙马六，上有老爹老妈，还有九十多岁的老爷爷，下面媳妇抱着一对双胞胎儿子，都瞪大眼睛望他拿钱回去……这下子，怎么办嘛，怎么办嘛？

他伸手拦住胡渣男端酒的手，问，这次肯定是都遇到坎了，你们工程队要多少钱，才够发工资？

30多万元。银行本来答应给张总50万元贷款的，刚突然说要补手续，钱要过年之后才下得来，这不是要人命吗？唉，我知道张总也难，可是工人更难呀。

听着胡渣男叫苦，他突然触动了，马六……他念得这两个名字，好像在念着自己的人生过往。突然，他掏出手机，站了起来，拍拍胡渣男的肩膀，说，少喝点酒，我出去打个电话。

胡渣男看着他出了餐馆。过了一会儿，他表情轻松地进来了，来，我帮你喝一点。他叫老板娘拿来一个空杯子，不等胡渣男答应，就倒了半杯给自己。胡渣男想说什么，但又怕人家说自己小气，就没说话，讪讪地笑着。

他端起酒，对胡渣男说，来，我陪你喝，好不好？

胡渣男尴尬地端起酒杯，刚送到嘴边，手机又响了。

5

张总，你说什么？资金解决了？大家都拿到钱回家过年了？哎哟妈呀，这可太好了。怎么，银行答应放款了？不是？是热心朋友答应帮忙？你这朋友可真是活菩萨，张总，你可得好好谢谢人家……真是大雪天送火炭呀。好，好，工程进度一定会抓紧，质量你放心。

放下电话，胡渣男脸上的愁容一扫而光，脸上出了太阳。来，来，喝酒，喝酒，这下，不是借酒浇愁，而是喝开心酒了。胡渣男端起酒杯跟他碰杯，用劲大了，差点碰翻了。他稳住酒杯，与胡渣男高兴地喝起来。

喝完酒，胡渣男还要吃蛋汤泡饭，他拍拍胡渣男的肩膀，自己结账，先离开了。

掀开小店的帘子，他又走进了寒风呼啸的天地间。但他一点都不觉得冷，张东来的感谢还在耳边回响。这没啥，他们打交道多年了，信得过，不过就是让东来把一笔50万元的贷款年后再付给他，先就这边急用。他仿佛看到了那个叫马六的年轻人，不，他看到了多年前的自己，站在被红红的春联映红的雪地里放响鞭炮，一家老小开心地欢笑，过大年的情景。

大家好，才是真的好。回想起他刚刚跟张东来讲的话。走在冰天雪地里，他，一身暖和……